

新书摘

在后疫情时代,自由自在的随心旅行已成一种奢念。如何排遣心中对自在旅行的渴盼?《浪游记》或许能为向往远方的读者,提供了一次与远方“纸上相逢”的机会。三位作者王恺、韩松落、尼佬,一位是曾跑遍山川的媒体人,一位是深耕文字的作家,一位是行迹遍布海外的旅行家,他们是生活中的朋友,也都热爱旅行。他们经历的所谓“浪游”,并非无目的,而是有过一定人生阅历与生活沉淀之后的豁然闯荡。静下心来,你能读出光阴荏苒之后对生活细微点滴的耐心与从容,以及他们这一代人对朴素美好的本真热爱。

没有一次旅行,不是回到故乡

□王恺

确实没道理要出一本三个的旅行文章合集,更何况我和韩松落、尼佬也不是形影不离的朋友,都没有三人一起旅行过。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迷了心窍,心心念念想把这件事情做成,想了几年。三个人中,大约只有Lonely Planet的专业作者尼佬是地道的旅行家。

某一年,我动了徒步的心思,和他一起去格鲁吉亚晃荡。最经典的场景是,他指着我们面前的荒山说,今天我们要海拔升降1000米,然后就消失了,这让我这种体重身大的冒牌徒步爱好者非常惊慌,开始叫唤着要找马来骑行,当然是没有,高加索内陆的小村落不满足无能游客的需求。

大概还是因为自身少数民族的天性,他特别能走,也爱走。那次在格鲁吉亚,某天我们爬了五小时后几乎精疲力竭,而他还要走一条更远的道路,去看另一处无名的雪山;尤其是现在,一年总有三百多天在路上。这样的道路,满是泥泞,满是坎坷,几乎都是荒野,这样的人,不就是天生的浪荡族?他不写《浪游记》,还有谁能写?

松落也是老朋友,现在提起第一次见面,我都彻底模糊,潜意识是想忘掉我们已经是一定年纪的人?只记得他说自己也很能走路,甚至有当过某次高原徒步

比赛冠军的经历,这也得益于他常年在兰州周围的荒山野岭行走的缘故,经常看到他发的一些荒野照片,花、荒凉的草甸。更多的还是路,不知道去向哪里的道路。

他说他喜欢看抖音上陌生人踩雪的视频——普通人不会去多看一眼的东西,都不知道地理坐标荒野之境。原谅我,我用了太多“荒野”这个词,但是我发现,我们几个人,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客,我们所共同完成的,真的就是一本“荒野札记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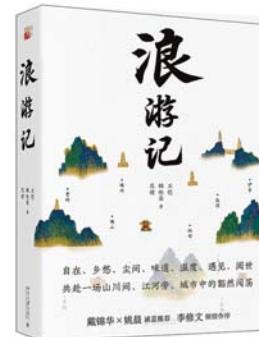
我完全不是专业的旅行者,翻开所有的存稿,大约还是拜当记者的机缘,去过的地方,远比一般的人多。且多数区域并非旅行的目的地,比如采访灭门惨案凶手线索的广东徐闻,整个县域种满了沙姜和香蕉树,同样是荒蛮的景观;比如上海的张爱玲故居,在我心里也是遍布着人烟的废墟,更不用说我重新编辑进来的旧文《震余记》,更是废墟上的爬行动物,有此一段荒凉记录,“此身虽在堪惊”。

这就是与当下主流社会的旅行完全脱节的游记,既没有攻略可以参考,也没有大段的景色描摹文字,更没有与当地人斗智斗勇的任何指南,几乎是不可以作为不负责任的游走的范本。如果非要比较,我觉得倒是像古早的文人旅行随笔,

就是世界还是上世纪古老样子的时候,几个散漫的人,无心的行走记录。

即便是专业的旅行者尼佬,也没有在这本书里提供给你们详细地图和攻略,所有的,真的只是对两个世界的片段记录:家乡和异乡。

又不是比干,“无心”终归还是做不成事。如果硬要找到这本书的心思,我觉得除了荒野,除了异乡,这本书还弥漫着家乡的回忆,我小时候待过的长江边、松落小学教室外的晚霞,还有尼佬在云南大山深处的家乡周围重叠的山影,这些影像,一直在整本书里突围,涌动,反复作为基调旋律出现,哪里有什么异乡,其实都是故乡的影子,你们看见的我们,是我们自己。



《浪游记》
王恺 韩松落 尼佬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浪游六问

如何理解“浪游”?

王恺:随心所欲或者无目的的出游。据此所写下的文字模式,也与游记、攻略完全两样,属于走到哪里写到哪里,更像一种古老的文学模式。

韩松落:带着一个走神的状态去旅行。我们平时的旅行,都太郑重其事,太恶狠狠了,仿佛这一趟旅行搞不好,后半生都无望了似的。走神一点,垮一点的好。

尼佬:旅行就是生活本身,而且是近乎无拘无束的生活。

如今回看这些当初的文字,会有新的感受吗?

王恺:还挺奇怪的,当时怎么会这么写,或者出现这样的一句话,比如我写宜昌的江边,会出现一些偷采枇杷的人、唱民歌的人,因为不是按照游记和攻略的套路去写,所以就会有旁逸斜出的写作模式,觉得挺好看的。

韩松落:写得不够好,走得不够多,走得不够远。

尼佬:山河迤逦,能在世界巡游,并非理所当然。希望过往旅途遇见的人能过得好。

在后疫情时代,随心旅行或许成为奢侈,该如何排遣心中对旅行的那份念想?

王恺:纸上相逢,提供很多想象空间。还有就是说走就走,在国内寻找很多过去忽略的目的地,比如去看山西的古建,去贵州的乡村,努力去挖掘自己的旅行可能。

韩松落:读书或者看电影,也算旅行。

尼佬:读书,在文字里与世界的古往今来联系。

旅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?

王恺:一种背离,与日常生活中的背离。

韩松落:发散,清空,填满。

尼佬:超越爱情的生活必需品,仅次于呼吸。

比较推荐的旅行方式是什么?

王恺:不要那么计划周全,不要那么人云亦云,尽量去陌生的地方,看陌生的人,喝陌生的酒。

韩松落:去那些不被当作旅行目标地的地方,废弃的工业城、北方的小镇,或者距离热门的旅行地只有一步之遥,却常常被忽视的地方,例如华山下的华阴市、庐山下的九江市,静静地住几天。

尼佬:漫游一个地方,再读它的经典记述,再恍然大悟、百感交集地去重新漫游感受。

如果旅行不受疫情约束了,最想随心去哪里,原因是什么?

王恺:最想去上次出国旅行的目的地——葡萄牙的里斯本,上次去看了青花教堂,看了博物馆,日日纵酒,日日听Fado并跳舞,但还是觉得不够,需要一个彻底的进入。

韩松落:还是想去西部,去某个马场里住一段时间。想看落日从地平线上落下去,而不是从楼宇后面落下去,从楼宇后面落下去的落日,有一种没落感。地平线上的落日,反而是壮烈的。

尼佬:我不会挑剔,对绝大部分地区都颇有兴致。但优先级肯定还是会去那些旧大陆缝隙中的小世界,从北京到巴黎的漫漫长路,有太多可以停留的、有着过往荣光的伤感城市、峡谷、残迹、古道和挣扎的人们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敬老从心开始,助老从我做起
孝心不是应景之谈,而是真切地陪伴